

北溪字義



明  
第  
一  
冊



選刻北溪先生遺書弁言

陳北溪先生遺書說理明切其四書學

義將仁

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分列二十六門每拈一

詳論原委旁引曲證以暢其旨尤先生精意

所眷注者也犀鑿嘗謂呂成公少儀外傳與

朱子小學書相輔陳北溪四書字義與朱子四

書章句集註或問語類相輔皆童蒙必須講讀

之書蓋居業者之資二書亦猶養生者之資布

北溪遺書

弁言

明辨齋  
校本

帛菽粟須臾而不可離矣顧朱子之書經大儒

表章後流行天壤家傳人誦呂成公與陳北溪

之書學者非但不曾講讀甚或并書名有未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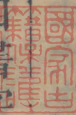
目者嘻是豈奇編祕冊洩露菁英每藏於山巖

屋壁之間為鬼神之所呵護邪抑豈元明以來

諸儒因陋裒殘第拘守一先生言不知二書

之可備講讀而漫不加意邪孔子曰古之學者

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頽之詩古文辭而經籍之道熄邇來各直省喜  
刊腐臭之時藝考墨帖括講章而經籍之道愈  
熄然則圖書之亡不亡於虐政之一炬亡於天  
下無學識之徒務名濫刻幹棄周鼎而寶康瓠  
也犀兕自幼畱心墳典旣編籩廣讀書分年日  
程及三禮詳節讀本以益初學復彙輯古今圖  
書考畧補註說文解字篆韻譜以資成材道光  
乙巳曾假友人家藏守山閣叢書錄出少儀外  
北溪遺書

弁言

二

明辨齋  
校本

傳一帙欲付剞劂氏旋以兵警播擻而失之又  
於省垣校刊四書字義係向所傳抄永嘉趙氏  
本因脫誤無可讐對功故未竣今復購得桐川  
施氏刊本暨北溪大全集本於是參互審正附  
增朱先生敘述訓蒙雅言道學辨等數編續刻  
於昭潭寓舍而誌其顛末如此云咸豐十年歲  
在上章潛灘辜月朔古潭後學余犀兕謹書於

選刻北溪先生遺書總目

侍講待制朱先生敘述

晦庵先生贊

夢中自贊繪像

訓蒙雅言

附程正思性理字訓

四書字義上

附序跋

命

性

北溪遺書

總目

心

情

才

志

意

仁義禮智信

忠信

忠恕

一貫

增

誠

敬

恭敬

四書字義下

道

理

一  
明辨齋  
校木

德

太極

皇極

中和

中庸

禮樂

經權

義利

鬼神 附魂魄

佛老

嚴陵講義

道學體統

師友淵源

用工節目

讀書次第

北溪遺書

總目

二

明辨齋  
校本

道學二辨

似道之辨

似學之辨

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陳公墓誌銘

選刻北溪先生遺書總目終

北溪先生遺書

後學余犀盃編校

首卷

侍講待制朱先生敘述

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更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然濂溪方開其原甚簡質而未易喻明道又不及爲書伊川雖稍著書大槩方提綱發微未暇及乎詳密而斯文之未整者猶爲多矣故百年

北溪遺書

首卷

朱先生敘述

明辨齋  
校木

之內見知聞知亦不乏人而斯道復傳之緒若顯若晦聖人殘編斷簡竟未有眞能正訂以爲後學之定準而百氏爭衡於世者亦紛乎未決求其詣之極而得之粹體之全而養之熟眞可以嗣周程之志而接孟子以承先聖者惟吾先生一人超然獨與心契凡向之精義已確而不易者今表而出之宏綱方舉而未張者今闡而大之旨有隱而未瑩者光明而洒落之辭有樸

而未澤者磨刮而潤色之譎者正之闕者補之  
偏者救之繁者約之上以達于羣聖之心而下  
以貫穿乎百氏之說寸長片得兼蒐並輯箸定  
爲成書以扶翼聖訓其爲言大中至正精粗具  
舉而本末不遺命理切盡而達意周到金精而  
玉潤日光而月潔渾圓而至粲踈暢而甚縝豐  
不餘一言約不欠一字合百家而一統總眾論

而同歸集諸儒之大醇洗千載之積誤使聖人

北溪遺書

首卷

朱先生敘述

二

明辨齋  
校本

精蘊瞭然在目而異端曲學無復容喙高明有  
志者得以省研索之半功而雍容於聖門之入  
蒙稚新學者亦有以識趨向之正途而不迷於  
文義之歸故周程所以得先聖不傳之傳者至  
是始彰信於天下而先聖所以爲萬世法程者  
至是又益定而且尊其於斯文之功可謂大矣  
蓋先生稟氣純陽清明剛健卓絕世表聞道甚  
早而力行有成其爲學大綱一主程氏而節目

加詳所以獨知自得而契乎先聖者尤多其功力之到又無所不盡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其等級無不有以致其極自明德至於平天下其規模無不有以備其全其文之博也天下之書無一之不讀而躬正純駁必有以究極其歸趣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而幽明巨細必有以洞灼其表裏千古人才論而友之賢愚淑慝亦無一

不探索其衷曲其知之至也瑩萬理於胸中炳

北溪遺書

首卷

朱先生敘述

三

明辨齋校本

千古於目前是極其所真是而不可移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少遁其大經大法停當乎上下者固昭如大明之中天而其至纖至悉自本而之末自末而緣本或出或入或分或合至於千變萬化紛綸錯綜縱橫顛倒亦無不粲然有條如衡別鑑照無星毫之紊其自信之篤也雖前哲之所已言而吾心不安則不敢



輒爲之徇雖前哲之所未言而吾心所安則卓然特立而不顧其自守之確也終始屹然不以眾論而播不以利害死生而動好善如好好色而諮詢采訪不以微而廢惡惡如惡惡臭而無或少爲之隱忍回互果於徙義如洪濶赴壑而不可禦嚴於克己如利劍斷蛇而不復續至其體道爲一身卽書心卽理無一言之不實踐無

一行之不素充粹然規矩準繩之內貌莊而體

北溪遺書

首卷

朱先生敘述

四

明辨齋  
校本

胖神全而志定視聽坐立不拘拘於持敬而自有成法舉動周旋不勉勉於中禮而悉有常度望之儼然而可畏卽之溫然而可親其接人也終日怡悅薰然春風之和而可挹事有所不可則其斷之也雷霆之威又厲然而不可犯胸懷磊落明快而所以至於中則縝密而無滲漏節操壁立萬仞而所以處於中則坦夷而無峻迫

智之圓足以周流不窮而制行則直方膽之大

足以勇爲不懼而小心則兢畏視其表則泰山巖巖而不可動測其蘊則滄溟浩浩而不可竭剛大之氣有以配義與道而無餒宏毅之質可以任重致遠而無虞處義無決裂之病行恕無姑息之弊道愈高而心愈下德愈盛而禮愈恭公天下之見而不自是大天下之量而不自足其見於著述凡片文隻字以往不過卽其身心之所素得者而寫之爾其見於設施爲教爲政

北溪遺書

首卷

朱先生敘述

五

明辨齋  
校本

亦無非大用流行而成已之餘也其見於講論亦不過自大源中流出如物取諸囊中直探而示之叩者辭未竟而答之已縷縷不待思慮而從容以出無非妙道至義曲當人情而深盡物理令人渙然有省於言下欣懌不能止也先生明睿上達日新而不已所著之書每有溫則有改每改益覺超越又所未前聞者先生行健不息終日乾乾篤於好學雖老病後觀書不怠切

於育人材晝夜無倦色雖抱病支離必引至臥  
內力坐而共講日用酬酢與事周流雖病困亦  
未嘗厭數而於繁劇之中常優閑而有餘交錯  
之地常泰定而不亂先生教人循循有序其始  
必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之節以立其本然後  
馴進於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以成其功大學然  
後論孟論孟然後中庸中庸然後及六經諸書  
而其所以爲教之目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北溪遺書

首卷

朱先生敘述

六

明辨齋  
校本

友其所以爲學之法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而行之自脩身至于處事接物又各有其要  
其終始涵養必以至敬爲務而致知之功視力  
行爲加多必極根原之洞徹毋徒影象之髣髴  
眞能知則眞能行矣去冬淳侍教又謂當大作  
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  
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  
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凡所講道一本乎

實盡性至命不越乎人心日用之近窮神知化不出乎人倫事物之常嘗論天命之性無極之真其所自來雖極微妙而其實卽人心之中所當爲者而已但推其本則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非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流轉而其所以爲此事則惟在擇善固執中正仁義而已又非別有一段根

北溪遺書

首卷

朱先生敘述

七

明辨齋校本

原之功在講學應事之外者是乃學問徹上徹下緊密之處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故當四方英雋來往之會隨所至之深淺而引接之如羣飲於河莫不各充其量而歸當天下言論交湊之衝隨所執之是非而爲之剖決不出數語而定其惑自植一家不肯回心向道者彼固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爲可慕然至誦其書談其行則亦未有不爲之仰服而陰自怯縮

也先生盛德充實輝光見之者起敬事之者革  
心過其門者無不肅親其警欵者放心邪氣不  
復萌于中其極盛至於威名四達充塞海內遐  
陬行旅賤隸皆能稱道之守臨漳未至之始闔  
郡吏民得於所素竦然望之如神明俗之淫蕩  
於優戲者在在悉屏戢奔遁及下車蒞政寬嚴  
合宜不事小惠一行正大之公情絕無苟且之

私意而人心肅然以定官曹厲節志而不敢縱

北溪遺書

首卷

朱先生敘述

八

明辨齋  
校本

所欲官族循法度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

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郡中訟牒日

常不下二三百自先生至民訟不敢飾虛詞其

無情者畏憚而不復出細故者常相解而自止

惟理實事重不容於私決者不得已而後進故

訟庭清簡每所聽不過二三十而已且又爲恩

以誌其事目旬一校其畢否故吏無復容其稽

滯以賅邀於民而民亦無復患其稽滯以賅囑

於吏事早白而人甚便之郡俗於春則諸寺爲  
傳經之集諸坊爲朝嶽之會於秋則諸鄉爲禮  
塔之社先生聞之一禁而盡息而諸廟附鬼爲  
妖者亦相視斂戢不敢復爲迎神之舉郡俗良  
家子女多學佛老別創精廬錯居市廛峩冠緇  
裘出入爲羣至有以敗度至訟庭者先生憫然  
爲文以喻其父兄而家閉精廬無復肆出平時  
姦民多鼠竊自先生至未嘗有峻懲者而皆望  
北溪遺書

首卷

朱先生敘述

九

明辨齋  
校本

風屏迹終先生去徧四境民皆安寢無有夜警  
者後三年歲在甲寅有友人自漳浦來謂淳曰  
南邑內外盜竊公行比屋無寧居人人今始思  
先生昔日之化外戶不閉眞爲太平民而不可  
得矣又後三年都市有行劫者民於是益思先  
生治下安得而有此也尤篤意於學校牒延郡  
士黃樵仲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

訓永嘉徐寓及淳八人入學表率旬之二日又

領官屬下州學視諸生講小學爲正其義六日  
下縣學亦如之又創受成齋教養武生員新射  
圃時督之射其於民亦務在教化嘗榜釋孝經  
庶人章及古靈先生教民之文散論百姓正月  
維新又條布孝悌之訓與民更始訟庭所斷則  
必以人倫爲重期年人正安習先生之化而先  
生又行矣又嘗講求民間利病以經界之大爲  
民利力奏行之以鬻鹽之深爲民病先罷其瀕

北溪遺書

首卷

朱先生敘述

十

明辨齋  
校本

海之鋪十有一欲俟經界之正賦既定然後闔  
郡而悉除之此志皆不克遂然所以罷者累政  
奉承不敢變至今民被其惠也他如罷上元放  
燈以除慝禮立風雷雨師壇以正常祀省燕約  
饋寬賦簡役卹農厲兵善政在民未可悉記或  
有譏謔不靖者特出於訟庭不得志之強禦亦  
不過以慘酷爲言而實亦無可指者今或問諸

鄉民府吏未有不咨嗟稱贊心仰而誠服亦可

以見公論之所在此淳鄉邦所親覩者其他歷  
仕則有不及知也先生進退行藏以道而不輕  
辭受取予以義而不苟不枉尺而直尋寧範我  
馳驅而終日不獲一有經世濟物之圖不見是  
而無悶有制禮作樂之具不見知而不悔雖當  
毀怒咆哮人所危慄之際而綽然不以爲憂雖  
當禁令苛急人所拘忌之中而泰然不以爲病  
方且攷遺經述舊典徜徉於林泉之下悠然不

北溪遺書

首卷

朱先生敘述

十一

明辨齋  
校本

知身世之不足也嗚呼若先生者誠王佐之全  
材亞聖人而具體質之曾子所謂託孤寄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孟子所謂居廣居立正  
位行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之大丈夫在先生素爲有餘而子思子所謂  
學知利行造於知之成功之一則在先生已全  
盡無愧而進乎純熟矣其正詩之允矣君子展  
也大成與夫以如是之才豈易再得而進焉不



獲大施所蘊以覺斯民同吾道之歸退焉又不  
及大備斯文以惠來學爲無窮之用今其已矣  
蓋天下所同痛悼豈但諸生而已哉先生道德  
昭昭在人心耳目者固不容諸生之私談而其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則又未易以形容盡至於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抑又有不可得而形容者  
况淳從遊未久又非密邇莫能深詳姑遽所見  
以伸其哀慕之情云耳不自知其爲贅且僭也  
北溪遺書 首卷 朱先生敘述 士 明辨齋  
又約而爲之贊云慶元六年十月朔門人臨漳  
陳浚泣書

晦庵先生贊

德稟純陽清明剛健篤學眞知全體實踐集儒  
之粹會聖之精金聲玉振紹古作程

夢中自贊繪像

天賦爾貌幽乎其閑地育爾形頎乎其寬視諸  
孟子之睟面盎背孔子之溫厲恭安須力學以

充之而無愧乎聖賢之容顏

北溪遺書

首卷

朱先生敘述

十三

明辨齋  
校本



北溪遺書

北溪先生訓蒙雅言

惟皇上帝降衷於民元亨利貞道不遠人民之  
秉彝有物有則性無不善好是懿德仁義禮智  
良能良知非由外鑠我固有之天敍有典天秩  
有禮有是四端猶其四體孩提之童可知可能  
無不愛親無不敬兄維此聖人先知先覺從容  
中道與天地合進退可度德義可尊中天下立  
作師作君昔在帝堯克明俊德允執其中順帝

四書字義

訓蒙雅言

一

明辨齋  
校本

之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巍乎成功煥乎有章  
大舜有大惟精惟一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明於  
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樂取諸人禹日孜孜  
惡酒好善聞言則拜敬修可願不矜不伐惡服  
卑宮克儉于家克勤于邦湯敬日躋懋昭大德  
不殖貨利不邇聲色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無從  
匪彝無卽怡淫亶亶文王小心翼翼不顯亦靈  
不聞亦式肅肅在廟離離在宮刑于寡妻至于

家邦於皇武王建其有極敬用五事又用三德  
無反無側無黨無偏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周公  
達孝善繼善述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克勤小物  
勤勞王家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孔集大成信而  
好古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下學上達好古敏求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進禮退義溫良恭儉若聖  
與仁爲之不厭宗廟便便鄉黨恂恂私覲愉愉  
燕居申申立不中門行不履闕不正不坐不時

四書字義

謝蒙雅言

三

明辨齋  
校本

不食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語怪神  
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從心所欲無不可堯舜  
性者湯武反之由文至孔則聞而知先聖後聖  
道一而已先覺後覺心同然耳人可爲舜邑有  
如邱氓之蚩蚩放而不求聖人有憂設爲學校  
于帝其訓修道謂教教以禮樂教以詩書教以  
人倫皆復其初蒙以養正常視母誑朝夕幼儀

請肄簡諒灑埽應對威儀遲遲折旋中矩周於

中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十五而志自強不息  
請問其目先致其知誠意正心以公滅私心正  
身修家齊國治皆由此出非自外至聖謨洋洋  
嘉言孔彰君子人歟日就月將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若昔犬猷監于成憲道若大路求豈難知  
萬物皆我求則得之利善之閒乃見天則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盡心知性知性知天理義悅心  
秉心塞淵求其放心約之以禮修其天爵從其

四書字義

訓蒙雅言

三

明辨齋  
校本

大體仁實事親義實從兄智知禮節樂樂則生  
入孝出弟體信達順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忠信  
篤敬參前倚衡擇乎中庸拳拳服膺浩然之氣  
至剛至大配義與道養而無害中而不倚和而  
不流勇者不懼仁者不憂君子務本親親爲大  
居致其敬夙夜匪懈事親如天事天如親全而  
歸之不辱其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夫婦有別

男女以正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偲偲兄弟

怕怕見賢思齊賢賢易色以友輔仁友友其德  
雞鳴而起三省吾身主善爲師戰戰兢兢恐懼  
不聞戒慎不睹相在爾室不愧屋漏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必慎其獨意毋自欺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斯遠暴慢斯遠鄙倍正其衣冠出入禮門  
望之儼然卽之也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遵道  
而行行不由徑使民如祭出門如賓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閑邪存誠窒慾

四書字義

訓蒙雅言

四

明辨齋  
校本

慾忿有過則改見善則遷非義速已何待來年  
克己復禮養心寡欲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反身  
而誠道積厥躬飲水曲肱樂在其中日新又新  
終始惟一赤子之心敬而無失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俯不作人仰不愧天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清明在躬晬面盎背心莊體舒心廣體胖動容  
中禮左右逢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盡性至命

曰睿作聖用之則行善與人同斯道覺民天下

爲公舍之則藏龍德而隱獨行其道遯世無悶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心不違仁具體而微吾道  
一貫曾子曰唯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於乎小子  
敬之敬之堯舜人同文王我師行堯之行是堯  
而已舜何人也有爲若是彼我丈夫吾何慊乎  
從事於斯聖人之徒誨爾諄諄皆雅言也自暴  
自棄民斯爲下

附 程先生性理字訓

四書字義

性理字訓

五

明辨齋  
校本

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物所稟受莫匪  
至善是之謂性至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  
感物而動斯性之欲是之謂情爲性之質剛柔  
強弱善惡分焉是之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  
皆由此出是之謂志爲木之神在人則愛之理  
其發則惻隱之情是之謂仁爲金之神在人則  
宜之理其發則羞惡之情是之謂義爲火之神  
在人則慈之理其發則辭讓之情是之謂禮爲

水之神在人則別之理其發則是非之情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之謂道行此之道有得於心之謂德真實無妄之謂誠循物無違之謂信發已自盡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無所偏倚之謂中發皆中節之謂和至一無適之謂敬始終不二之謂一善事父母之謂孝善事兄長之謂弟天命流行自然之理物所稟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而動不能無欲耳目

四書字義

性理字訓

六

明辨齋  
校本

鼻口斯欲之動是曰人欲無爲而爲天理所宜是之謂義有爲而爲人欲之私是之謂利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凶暴無道不善之名是之謂惡物我兼照廓然無私是之謂公蔽於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謂私凡此字訓蒐葺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維其義以達於長以會於學審問明辨精思篤行孜孜勉焉

聖賢可致



四書字義原敍

道德性命之蘊陰陽鬼神之祕固非初學所當  
驟窺苟不先析其名義發其旨趣使之有所嚮  
望則終日汨沒於文字有白首不知其原者矣  
諸老先生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然其所以極  
本窮原發揮蘊奧以示人者亦未嘗有隱也然  
皆隨叩而應或得其一二而無以會其大全學  
者病焉臨漳北溪陳君浚從文公先生二十餘  
年得於親炙退加研泳合周陳張朱之論而爲  
此書凡二十有五門抉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  
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  
而進矣學者往往未見溫陵諸葛珏來莆一目  
是書悵見之晚歸謀諸永嘉趙旦端鏃板以惠  
同志俾莆田陳宓爲之敍云

四書字義

敍

一  
明辨齋  
校本

四書字義舊跋

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  
之遊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率  
延之往教翁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采務切當  
於義理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韶州別駕諸葛  
君當時席下士之一也廣其傳梓嘉其後學共  
使之由北溪之流溯紫陽之原而窺聖涯不徒  
口耳且必用力於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工夫可  
循循而詣矣予過曲江得見所未見茅塞豁然  
尹番馬而始創黌舍者此諸葛君也珥其名

四書字義

跋

二

明辨齋  
校本

番馬李昂英俊明甫題

北溪先生四書字義卷上

清源門人 王 雋 迪甫 集編

長沙後學 余庫鈞 莘皋 鑿字

性命而下等字當隨本字各逐件看要親切  
又卻合作一處看要得瓌瓏透徹不相亂方  
是見得明

命

命猶令也如尊命台命之類天無言作如何命

四書字義

卷上 命

明辨齋  
校本

只是大化流行氣到者物便生者物氣到那  
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  
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  
成只是箇空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  
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  
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  
指出箇理不雜乎氣而爲言耳如天命之謂

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  
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  
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  
道卽此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  
之天命如就氣說卻亦有兩般一般說貧富  
貴賤死壽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  
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  
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  
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  
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

四書字義

卷上 命

二  
明辨齋  
校本

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  
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爲五行二與五只管分  
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  
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  
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

形骸卻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

下象地北極爲天中央卻在北故人百會穴  
在頂心卻向後日月往來只在天之南故人  
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  
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爲得氣之正如物  
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卻在上此皆  
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  
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煙  
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通

四書字義

卷上 命

三

明辨齋  
校本

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  
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加聖人得氣  
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  
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爲聰  
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豐厚所以貴爲天  
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壽皆百餘歲是又得氣  
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

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了所以

夫子稟得不高不厚止栖栖爲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得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氣微有些渣滓在未便能昏蔽得

四書字義

卷上 命

四

明辨齋校本

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之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去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脈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

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烹茶則酸澀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開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本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混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

四書字義

卷上

俞

五

明辨齋  
校本

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衝拗了如泉脈出來甚清卻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攙或相倍莖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

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

愚不肖者多

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  
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  
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  
達處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利於時  
爲秋物之斂藏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  
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  
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  
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  
者生理之固

四書字義

卷上

命

六

明辨齋  
校本

問天之所命固是大化流行賦予於物如分付  
他一般若就人事上論則如何是賦予分付  
處曰天豈諄諄然命之乎亦只是其理如此  
而已孟子說天與賢與子處謂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

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天與之人與之又



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其意發得亦已明白矣如孟津之上不期而  
會者八百國亦其出於自然而然非人力所  
容強便是天命之至武王但順乎天而應乎  
人爾然此等處又是聖人行權底事惟聖人  
及大賢以上地位然後見得明非常情所及  
唐陸宣公謂人事盡處是謂天理蓋到人事  
已盡地頭赤見骨不容一點人力便是天之  
所爲此意旨極精微陸宣公之學亦識到此  
如桎梏死巖牆死者非正命是有致而然乃  
人所自取而非天若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  
蓋到此時所值之吉凶禍福皆莫之致而至  
者故可以天命言而非人力之所取矣

問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  
子註曰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

其實一而已此處何以見二者之辨曰天與

命只一理就其中卻微有分別爲以作事言  
作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  
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  
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  
其中妙用言其日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  
天之正面訓義言卻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  
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  
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爲命乃是於  
天理中截斷命爲一邊而言其指歸爾若只  
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  
得是命

四書字義

卷上 命

八

明辨齋  
校本

問天之所命果有物在上面安排分付之否曰  
天者理而已矣古人凡言天處大概皆是以  
理言之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  
違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論語集註獲罪於  
天曰天卽理也易本義先天弗違謂意之所

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  
之又嘗親炙文公說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  
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觀此亦可  
見矣故上而蒼蒼者天之體也上天之體以  
氣言上天之載以理言

問天之所命則一人人受去何故如彼之不齊  
曰譬之天沛然作雲沛然下雨其爲雨則一  
而江河受去其流滔滔不增不減溪澗受去

四書字義

卷上

命

九

明辨齋  
校本

則洪濶暴漲溝澮受去則朝盈暮涸至於沼  
沚坎窟盆甕罌缶螺杯蜺殼之屬受去或有  
斗斛之水或只涓滴之水或清甘或汚濁或  
臭穢隨他所受多少般撓不齊豈行雨者故  
爲是區別哉又譬之治一片地而播之菜子  
其爲播種一也而有滿園中森森成行伍出  
者有擲之蹊旁而踐蹂不出者有未出爲烏

雀啄者有方芽爲雞鷲嚙者有稍長而莖去

者有既秀而連根拔者有長畱在園而旋取  
葉者有日供常人而羹食者有爲殖於禮豆  
而薦神明者有爲壘於金盤而獻上賓者有  
丐子烹諸瓦盆而食者有脆嫵而摘者有壯  
茂而割者有結實成子而研爲壘汁用者有  
藏爲種子到明年復生生不窮者其參差如  
彼之不齊豈播種者所能容心哉故天之所  
命則一而人受去自是不齊亦自然之理何  
疑焉

四書字義

卷上 命

十

明辨齋  
校本

性

性卽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  
言天地閒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  
者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  
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  
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

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

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  
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  
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付爲命物所受爲性  
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  
之綱

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  
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  
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

四書字義

卷上

性

十一

明辨齋  
校本

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  
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  
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者形得天地之理  
成者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  
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  
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  
志氣之帥句掇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

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只一般凡人物受去

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獨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爲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爲理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爾

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啻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啟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

四書字義

卷上

性

十二

明辨齋  
校本

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者氣就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重厚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隨人所值便有許多般攙然者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真元之會如歷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者真元之會來然天地

間參差不齊之時多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

歲間劇寒劇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尤風  
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值  
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  
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  
燥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奸  
險是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  
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

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

四書字義

卷上

性

十三

明辨齋  
校本

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中所謂剛善剛惡柔  
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  
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  
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故雖  
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  
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  
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正爲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

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  
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  
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  
無善惡都只含黏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  
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竟不曾說得性端的  
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  
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  
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此

四書字義

卷上

性

古

明辨齋  
校本

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  
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  
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詞又誤了既是贊歎  
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底物而  
贊歎之邪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  
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

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而未



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閒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

四書字義

卷上

性

五

明辨齋校本

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道到成此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是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

之者性處說是人 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  
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  
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  
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原於夫子所謂善者  
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  
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  
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  
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見處言之而非易  
之本旨也

四書字義

卷上

性

十六

明辨齋  
校本

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  
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  
質字爲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  
詳橫渠因之又立爲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

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  
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  
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之中分別出  
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爲言耳此意學者又當  
知之

韓文公謂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  
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爲三品則又差

了三品之說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之不齊蓋

四書字義

卷上

性

七

明辨齋  
校本

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他本要求  
勝於荀楊卻又與荀楊無甚異

佛氏把作用認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不過只認得箇氣而不  
說著那理耳達磨答西竺國王作用之說曰  
在目能視在耳能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在  
鼻嗅滯在口談論徧視俱該沙界收攝在一

微塵識者知是道性不識喚作精魂他把合

天地世界總是者箇物事乃吾之真體卻指  
吾之肉身只是假合幻妄若能見得者箇透  
徹則合天地萬物皆是吾法身便超出輪迴  
故禪家所以甘心屈意枯槁山林之下絕滅  
天倫埽除人事者只是怕來侵壞著他者箇  
靈活底若能硬自把捉得定者便是道成了  
便一向縱橫放恣花街柳陌或喫豬頭鳩子  
都不妨其實都是把持到年暮氣衰時那一  
切情慾自然退滅卻自喚作工夫至到便矜  
耀以爲奇特一向呵佛罵祖去

今世有一種杜撰等人愛高談性命大抵全用

浮屠作用是性之意而文以聖人之言都不  
成模樣據此意其實不過只是告子生之謂  
性之說此等邪說向來已爲孟子埽卻今又  
再拈起來作至珍至寶說謂人之所以能飲

能食能語能默能知覺運動一箇活底靈底

四書字義

卷上

性

六

明辨齋  
校本

便是性更不商量道理有不可通且如運動合本然之則固是性如盜賊作竊豈不運動如何得是性耳之欲聲目之欲色固是靈活底然目視惡色耳聽惡聲如何得是本然之性只認得箇精神魂魄而不知有箇當然之理只看箇模黏影子而未嘗有的確定見枉誤了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欲混雜之區爲可痛

四書字義

卷上

性

十一

明辨齋  
校木

心

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飢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爲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爲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閒飲食動作皆失其常度而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箇氣僅往來於脈息之間未絕耳大抵人得

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理與氣合

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爲  
主宰處然者虛靈知覺有本天從理而發者  
有從心任欲而發者又各不同也

心只似箇器皿一般裏而貯底物便是性康節  
謂心者性之郭郭說雖粗而意極切蓋郭郭  
者心也郭郭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  
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卽者所具底便是  
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覺從

四書字義 卷上 心

辛 明辨齋 校本

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  
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  
違人只有一箇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且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此  
是人心至於食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  
如有人飢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  
受者心從何處發來便是就裏而道理上發  
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等處義理

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分明徹方辨別得  
心有體有用具眾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  
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卽所謂  
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卽所謂情以其動者言  
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  
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者裏及  
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  
之自爾而未嘗有絲豪銖兩之差而所謂鑑  
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

四書字義

卷上 心

主

明辨齋  
校本

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含理與氣理固全  
是善氣便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動  
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帖靜死  
定在者裏常變動心之動是乘氣而動故文  
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  
此也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是  
因理與氣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其至

好是言其不可測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  
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  
之便亡失了故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存便是入亡便  
是出然出非是裏面本體走出外去只是邪  
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入  
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警  
覺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  
體卓然在中爲之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  
於學問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爲親切

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原頭  
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已發  
之和爲天下之達道

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

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



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周室班爵祿之制未嘗聞，畢竟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闕未盡處。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祕，一

四書字義

卷上 心

三十一

明辨齋校本

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

佛家論性，只是儒家論心。他只把者人心那箇虛靈知覺底，喚作性了。

伊川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語亦說得圓。橫渠曰：心統性情，尤爲語約而意備。自孟子後，未有如此說得親切者。文公曰：性者心

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情性之主。說得又條  
暢明白。再讀此書。覺其理趣出來。流景如新。  
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人物  
受得去成者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  
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  
遂成者心。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

四書字義

卷上 心

高

明辨齋  
校本

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處是言天之  
心性。情所謂易。便是心道。便是性。神便是情。  
所謂體者。非體用之體。乃其形狀模樣。恁地  
易。是陰陽變化。合理與氣說。

情

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未發動  
底。是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寂然  
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者動底。只是就性

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爲喜怒哀懼  
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言喜怒哀樂四者孟子  
又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  
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爲惻隱性中有義動出  
爲羞惡性中有禮與智動出爲辭讓是非端  
是端緒裏面有是物其端緒便發出從外來  
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此四端  
大概是箇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

四書字義

卷上 情

三

明辨齋  
校本

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云云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  
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性情而爲之主也  
孟子此處說得卻備又如大學所謂憂患好  
樂及親愛畏敬等皆是情

情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無不是箇不好底物  
但其所以爲情者各有箇當然之則如當喜  
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當惻隱

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當辭讓而辭讓當是  
非而是非便合箇當然之則便是發而中節  
便是其中性體流行著見於此卽此便謂之  
達道若不當然而然則違其則失其節只是  
箇私意人欲之行是乃流於不善遂成不好  
底物非本來便不好也

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更無不善其  
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

四書字義

卷上 情

三

明辨齋  
校本

箇不善孟子論情全把作善者是專指其本  
於性之發者言之禪家不合便指情都作惡  
底物卻欲滅情以復性不知情如何滅得情  
旣滅了性便是箇死底性於我更何用

孟子四端是專就善處言之喜怒哀樂及七情  
等是合善惡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

欲也性之欲便是情

才

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  
才能是會作事底同者件事有人會發揮得  
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  
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爾殊等語皆  
把才作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處  
發來便見都是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  
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之論方盡

四書字義

卷上

才

三

明辨齋  
校本

志

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  
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  
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者箇物事便  
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  
之志

志有趨向期必之意趨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  
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

地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便作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挺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爲碌碌庸庸之輩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

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卻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如文帝寬仁恭儉是其資質儘可與爲帝王然其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四書字義卷上志天明辨齋校本可行也卻不能立志武帝上嘉唐虞志向高大然又好名駁雜無足取

程子奏劄說立志一段最切是說人君立志學者立志與人君立志都一般只是在身在天下有大小之不同耳

爲學緊要處最是立志之初所當謹審決定此正是分路頭處纔志於義便人君子路纔志於利便入小人路舜跖利善正從此而分堯

桀言行正從此而判孔子說從心所欲不踰矩緊要正在志學一節上在聖人當初成童志學固無可議自今觀之學之門戶殺多若此處所志者一差不能純乎聖途之適則後面所謂立所謂不惑所謂知命耳順從心節節都從而差無復有見效處惟起頭所志者果能專心一意於聖人之學則後面許多節目皆可以次第循序而進果有不倦工夫以終之則雖從心地位至高亦可得而造到矣人常言志趣趨也心之所趨向也趣亦志之屬

四書字義

卷上 志

三九

明辨齋  
校本

孟子曰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  
能立志

意

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  
心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  
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  
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全體

四書字義

卷上

志

三

明辨齋  
校本

上論意是就起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纔應  
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  
來接著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  
是情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  
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  
怒之人是志喜怒哀之中箇處又是性中道理  
流出來卽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  
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



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

以意比心則心大意小心以全體言意只是就

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

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

思說

人常言意思

夫

思者思

平

也思慮念慮之類皆

意之屬

仁義禮智信

四書字義

卷上 意

三

明辨齋  
校本

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

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

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

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

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

位卻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

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旺於四位之中木

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而土無專氣只

分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  
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  
之實理便是信信卻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  
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都不相亂

且分別看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敬之  
理智是知之理愛發見於外乃仁之用而愛  
之理則在內事物各得其宜乃義之用而宜  
之理則在內恭敬可見處乃禮之用而敬之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三

明辨齋  
校本

理則在內知箇是知箇非是智之用而知之  
理則在內就四者平看則是四箇相對底道  
理專就仁看則仁又較大能兼統四者故仁  
者乃心之德如義禮智亦是心之德而不可  
以心之德言者如人一家有兄弟四箇長兄  
當門戶稱其家者只舉長子位號而言則下

三弟皆其家子弟已包在內矣若目曰三弟  
者之家則拈撥不起道理只如此然仁所以

長累善而專一心之德者何故蓋人心所具  
之天理全體都是仁者道理常恁地活常生  
生不息舉其全體而言則謂之仁而義禮智  
皆包在其中自爲仁而言纔有一寡人欲之  
私插其間者天理便隔絕死了便不得謂之  
仁須是工夫至到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  
無一寡人欲之私以間之則全體便周流不  
息無間斷無欠闕方始是仁所以仁無些少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三三  
底仁

明辨齋  
校本

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  
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仁道甚廣大精微何以用處只爲愛物而發見  
之端爲惻隱曰仁是此心生理全體常生生  
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  
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

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

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  
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脈絡相關處矣  
義就心上論則是心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  
後字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  
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  
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  
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  
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要  
不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  
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  
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

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

然自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箇節文  
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作事太質無文

采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

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恰好處便是理合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語

明辨齋  
校本

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卽  
是中故濂溪太極圖說仁義中正以中字化  
禮字尤見親切

文公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以兩句  
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  
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  
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  
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三五

明辨齋  
校本

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  
者有確然不易之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  
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  
儀則言須兼此二者意乃圓備

智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  
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  
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

問智是知得確定在五行何以屬水曰水清明

可鑑似智又是天一所生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物得水方生只看地下泉脈滋潤何物不資之以生亦猶萬事非智不可須知得確定方能成此水於萬物所以成終而成始而智亦萬事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

孟子四端之說是就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如乍見孺子入井便自然有惻隱之心便見得裏面有者仁如行道乞人纔蹴爾呼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三

明辨齋  
校本

爾而與之便自羞惡而不肯食便見得裏面有者義如一接賓客之頃便自然有恭敬之心便見得裏面有者禮一件事來非底便自覺得爲非是底便自覺得爲是便見得裏面有者智惟是裏面有是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謂善也以見性不是箇含粘底物到發來方有四端但未發則未可見耳孟子就

此處開發人證印得本來之善甚分明所以  
程子謂有功於萬世者性善之一言

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爲  
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  
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  
之端緒是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  
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三

明辨齋  
校本

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  
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  
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作不當如彼  
作有箇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作此又不能  
割捨得彼只管半間半界便是心中頑鈍而  
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作便看此事如何是  
太過如何是不及作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  
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作事既得中更無些

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統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作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所爲、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客相接、初聞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商量合作如何待、或喫茶、或飲酒、輕重厚薄、處之得宜、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三

明辨齋  
校本

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通。

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無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始終無間斷、苟無者、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而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斷、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亦必頑然



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

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眾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眾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粲然文物之盛亦眾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元

明辨齋  
校本

利於時爲秋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

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統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辭讓羞惡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只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得惻隱貫通處、故程傳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甲

明辨齋  
校本

何謂義禮智、都是仁、蓋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若天理流行、到那義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若天理流行、到那智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若天理流行、

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作仁義兩箇、如春

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屬陽  
秋冬屬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  
冬之藏斂只是秋之肅殺歸宿處故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只是天理流行顯箸處智之是  
非確定只是義之裁斷割正處文公曰禮者  
仁之箸智者義之藏

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  
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一  
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  
論矣

何謂義禮智都是仁蓋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  
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者天  
理流行到那義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  
都渾是者天理流行到那智分別萬事是非  
各定亦都渾是者天理流行

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作仁義兩箇如春

若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爲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庸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聖

明辨齊  
枝本

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斯言也出乎天理之公則信

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踐言之實則信之信也

故有仁義禮智信中之仁有仁義禮智信中之義有仁義禮智信中之禮有仁義禮智信中之智有仁義禮智信中之信有仁中之仁義禮智信有義中之仁義禮智信有禮中之仁義禮智信有智中之仁義禮智信有信中之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四三

明辨齋  
校本

仁義禮智信

自其過接處言之如仁生理流行中便醞釀箇禮之恭遜節文來禮恭遜節文中便醞釀箇義之裁斷得宜來義裁斷得宜中便醞釀箇智之是非一定來到這智是非一定處已收藏了於其中又復醞釀箇仁之生理流行來元自有脈絡相因非是界分截然不相及

五者隨感而發隨用而應或纔一觸而俱動或

相交錯而互見。或秩然有序而不紊。或雜然並出而不可以序言。大處則大有。小處則小有。疏處則疏。有密處則密。有縱橫顛倒。無所不通。

見人之災傷。則爲之惻然。而必憤其所以傷之者。是仁中含帶義來。見人之不善。則爲之憎惡。而必欲其改。以從善。是義中含帶仁來。見大賓爲之致敬。必照顧。惟恐其失儀。是禮中含帶智來。見物之美惡黑白。爲之辨別。必自各有定分。不相亂。是智中含帶禮來。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器

明辨齊  
枝本

孔門教人。求仁爲大。只專言仁。以仁含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

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作恩惠。說是又太泥了。夔又就上起。稷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

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又流入佛氏作用。是性之說去。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聖

明辨齋  
校本

與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一步看。只於與物爲一之前。徹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疏濶之甚。據其實。已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

在我聞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

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爲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吳

明辨齋  
校本

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閒之也。如夫子稱曰也其



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豪私欲。少  
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  
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  
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  
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  
若以用功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  
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荅羣弟子問  
仁。雖各隨其才質之不同。病痛之所在。而救  
正之。而其旨意所歸。大概不越乎此。

### 忠信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箇  
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此四位實  
爲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孝弟等類。皆在萬善  
之中。孝弟便是箇仁之實。但到那事親從兄  
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  
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之處。方始名之曰忠

四書字義

卷上

仁義禮智信

聖

明辨齋  
校本

信

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是以事君不欺爲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爲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意義都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已是

四書字義

卷上

忠信

哭

明辨齋  
校本

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至者而言須是無一豪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畱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便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

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

爲信從已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那物  
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  
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  
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作  
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

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  
誠是自然實底忠信是作工夫實底誠是就

四書字義

卷上

忠信

四

明辨齋  
校林

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作  
工夫上立字

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五常之信以  
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而言須  
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  
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  
著則不通

聖人分上忠信便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

只是思誠是人道

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

忠天道信人道

孔子曰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者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爲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者裏若無忠信則一切四書字義

卷上

忠信

五

明辨齋  
校本

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

忠信等字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事君爲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爲人謀耳如與朋友交之信亦只是以實而與朋友交與國人交之信亦只是以實而與國人交耳

忠恕

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言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

論伊川謂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忠是就  
心說是盡已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  
接物處說只是推已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  
物而已字義中心爲忠是盡已之中心無不  
實故爲忠加心爲恕是推已心以及人要如  
已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天子謂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已  
所不欲者凡已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

四書字義

卷上 忠恕

五

明辨齋  
校本

如已欲孝人亦欲孝已欲弟人亦欲弟必推  
已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  
其欲孝欲弟之心已欲立人亦欲立已欲達  
人亦欲達必推已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  
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  
是已心底流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  
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

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

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  
以天下養其親卻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  
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卻使天下  
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  
四海之富卻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  
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  
大概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

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

四書字義

卷上

忠恕

至

明辨齋  
校本

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  
在我者必不十分眞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  
恕底事作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在聖人分上則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淪  
眞實底流行去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  
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只是借學者工夫上

二字來形容聖人一貫之旨使人易曉而已

如木根上一箇生意是忠則是者一箇生意

流行貫注於千枝萬葉底便是恕若以忠恕並論則只到那地頭定處枝成枝葉成葉底便是恕

大概忠恕本只是學者工夫事程子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天豈能盡已推已此只是廣就天地言其理都一般耳且如維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停只是

四書字義

卷上

忠恕

五

明辨齋校本

一箇真實無妄道理而萬物各具此理以生洪纖高下各正其所賦受之性命此是天之忠恕也在聖人也只是此心中一箇渾淪大本流行泛應而事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當止之所此是聖人之忠恕也聖人之忠便是誠更不待盡聖人之恕便只是仁更不待推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無他以己者是自然推己者是著力

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  
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  
者之忠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  
而分殊

聖人本無私意此心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  
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  
能無尔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  
物上既推得去則亦廓然大公矣所以子貢

四書字義

卷上 忠恕

五

明辨齋  
一校本

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  
須是著力推已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  
可得矣

忠是在己底恕是及人底若單言恕則忠在其  
中如曰推己之謂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  
己之一字便含忠意了己若無忠則從何物  
推去無忠而恕便流爲姑息而非所謂由中  
及物者矣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



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是人道

夫子語子貢之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卽是中庸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異時子貢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亦卽此意似無異旨而夫子乃以

爲賜也非爾所及至程子又有仁恕之辨何

四書字義

卷上

忠恕

五

明辨齋  
校本

也蓋是亦理一而分殊曰無加云者是以已自然及物之事曰勿施云者是用力推已及物之事

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已量王者而我朝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似箇饒人底意如此則是已有過且自恕已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

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一貫 戴嘉禧云從清漳宗藏本增入

一只是者箇道理全體渾淪一大本處貫是者一理流出去貫串乎萬事萬物之間聖人之心全體渾淪只是一理者是一箇大本處從

四書字義 卷上一貫 五 明辨齋校本

者大本中流出而著見於用在君臣則爲義在父子則爲仁在兄弟則爲友在夫婦則爲別在朋友則爲信又分而言之在父則爲慈在子則爲孝在君則爲仁在臣則爲敬又纖悉而言之爲視之明聽之聰色之溫貌之恭凡三千三百之儀動容周旋之禮又如鄉黨之條目如見冕者與瞽者必以貌如或仕或止或久或速或溫而厲或恭而安或爲居處

之恣或爲執事之敬凡日用閒微而灑掃應對進退大而參天地贊化育凡百行萬善千條萬緒無非此一大本流行貫串

自其渾淪一理而言萬理無不森然具備自其萬理著見而言又無非卽此一理也一所以貫乎萬而萬無不本乎一

一貫是天道一以貫之聖人此語向曾子說得甚親切曾子忠恕卽所以形容此一貫借人

四書字義

卷上

一貫

五

明辨齋校本

道之實以發明天道之妙尤爲確定切實蓋忠卽是一恕卽是貫夫盡已之心真實無妄則此心渾淪是一箇天理卽此便是大本處何物不具於此由是而酬酢應接散爲萬事那箇事不從者心作去那箇道理不從者裏發出卽此便見一貫處故曾子之說於理尤爲確定切實於聖人之蘊尤爲該盡而於學者尤爲有力其進道入德有可依據實下手

處

在學者作工夫不可躐進那所謂一只當專從事其所謂貫凡日用閒千條萬緒各一一精察其理之所以然而實踐其事之所當然然後合萬理爲一理而聖人渾淪太極之全體自此可以上達矣

天只是一元之氣流行不息如此卽者便是大本便是太極萬物從者中流出去或織或洪或高或下或飛或潛或動或植無不各得其所欲各具一太極去箇箇各足無有關欠亦不是天逐一去裝點皆自然而然而從大本中流出來此便是天之一貫處

誠

誠字與忠信字極相近須有分別誠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出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

說

四書字義

卷上

一貫

五

明辨齋  
校本

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尤見分曉後世把至誠兩字動不動加諸恆人只成箇謙恭謹愿底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真實極至而無一豪之不盡惟聖人乃可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

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

四書字義

卷上

誠

五

明辨齋  
校本

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豪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真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皜者萬古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

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  
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豪差錯便待人力  
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  
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  
容得親切

就人論只是者實理流行付予於人自然發見  
出來底未說到作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

四書字義

卷上

誠

字

明辨齋  
校本

受生之初便具者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  
者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  
但人不之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  
兒都是者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  
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  
至行道乞人飢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  
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  
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欲昏蔽之甚及其稍

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  
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  
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作工夫處論則只是  
慤實不欺僞之謂是乃人事之當然便是人  
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  
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

如君子誠之爲貴誠之者人之道此等就作工  
夫上論蓋未能真實無妄便須作工夫要得

四書字義

卷上

誠

空

明辨齋  
校本

眞實無妄孟子又謂思誠者人之道也正是  
得子思此理傳授處古人立意有就天命言  
者有就人作工夫言者至於至誠二字乃聖  
人德性地位萬理皆極其眞實絕無一毫虛  
僞乃可以當之

誠在人言則聖人之誠天之道也賢人之誠人  
之道也

誠有以理言者若誠者物之終始是也有以心

言者若不誠無物是也

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

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四書字義

卷上 誠

空

明辨齋  
校本

敬

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卻相關

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作閑慢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作工夫處說見得者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作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



事一般

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敬所以主  
宰統攝若無箇敬便都不見了惟敬便存在  
者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者裏  
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

主一只是心主者箇事更不別把箇事來參插  
若作一件事又插第二件事又參第三件事  
便不是主一便不是敬文公謂勿貳以二勿

四書字義

卷上

敬

壹

明辨齋  
校本

參以三正如此

無事時心常在者裏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時  
心應者事更不將第二第三事來插也是主  
一  
無適者心常在者裏不走東不走西不之南不

之北

程子就人心作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  
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

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作事也如此初頭作事也如此作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閒斷纔閒斷便不敬

格物致知也須敬誠意正心修身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

四書字義

卷上

孟

明辨齋  
校本

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者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常在者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至一無適底意又如人入神祠中此心全歸向那神明上絕不敢生些他念專專一一便自不二不三就此時體

認亦見得至一無適底意分曉

整齊嚴肅敬之容如坐而傾側衣冠落魄便不  
是敬

上蔡所謂常惺惺法是就心地上作工夫處說  
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者裏便常惺惺恁地  
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者裏則萬理便森  
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須實下  
持敬工夫便自見

文公敬齋箴正是鋪敘日用持敬工夫節目最  
四書字義 卷上 敬

奎

明辨齋  
校本

親切宜列諸左右常目在之按爲準則作工  
夫久久自別

恭敬

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恭至容敬主事

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

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只是敬  
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  
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

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坐如尸立如齋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

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敬意思卑屈恭體貌尊嚴

文公曰以成德而論則敬字不如恭之安以學者作工夫而言則恭字不如敬之切

四書字義

卷上

恭敬

矣

明辨齋  
校本

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



北溪先生四書字義卷上終

